

名家精選

月光美人

周华诚

一篇文章必须起好了头，才能起身去干点儿别的，泡茶，拿快递，或买菜。起头是最难的。若没有起好头就跑开，磨蹭半天的工夫白费，到时还得重来一遍。人称“磨洋工”——写东西就是这样，每一次开头都难，都得“磨洋工”。

有一个办法是，必须说服自己，一二三，狠狠心把冒出的第一个词写下来，不管它是不是狗屎。对自己就得狠一点。有人说，我不满意啊，我写了又删，又写又删。那不行——那多费纸费墨啊，你用电脑也不行，费电。上次我听一位作家谈自己的经验，他说：“能把自己都觉得很烂的作品发表出来，这对创作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做不到这点的人，只会说等到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再发表吧，可是这个时机永远都不会来。”

他说得很有道理。事都是干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。光想有什么用呢。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完美的，喝茶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体会到回甘绵绵。

在北京上学时，我曾体验过一次“无意识写作训练”。音乐响起，笔就在纸上不停地写，不要经过大脑过多的思虑，直接往下写，一个字接一个字，一个词接一个词，让它们自己蹦出来。不要让笔尖离开纸面，就这样，你会惊讶短短十分钟里，你可以写下那么多。

如果一个人喜欢写作，那就得承受这些，它的痛苦，它的折磨，它的快乐，它的救济，它的无际无涯没有尽头，以及它所带来的挫败感——你永远无法得到一件完美的东西。事实上，只有接受这一点，你才能继续写作。当然，生活也是如此，不是吗？

一件作品写完了，人家说好说歹，都是人家的事。一个专事写作的人，以此为营生的人，写就是你的命。如果你不满意这一部，那就再写下一部吧。大多数批评家无法体会这种心情，他们说这部小说烂透了，他们说这部小说简直是天才之作，小说家还在写，像老黄牛

一样趴在桌前，一下一下敲击键盘。在这这一点上，他们只是分工不同，各司其职。

上面这些文字，是我在喝一壶茶时敲下来的。这茶叫作“月光美人”。有人说喝茶的时候不宜写东西，也不宜读书，反过来说也行，读书或写东西的时候不宜喝茶。因为你读书或写东西一认真起来，就把喝茶忘了。我有几次，就把刚泡的茶闷在壶里，闷了好久，记起才喝时已又苦又涩。专心做一件事，当然是理想的状态，看花就看花，喝茶就喝茶。有人喝茶时还要焚香，其实也应该分开来做，香的气息，对茶香是一个干扰。我有一次，到朋友陈先生那里，闻到了非常珍贵的香；再后来喝茶时，喝的什么茶，已全部忘掉了。

“月光美人”也叫作“月光白”，像一款瓷器或一款纸的名字。干茶是散茶，一袋子蓬蓬松松，茶叶一面是白色，一面是黑色，间或也有些苍翠之色。闻起来，就是熟悉的白茶气息——有些许植物堆醇的青气。我对这个青气为什么深刻呢，因小时候在老家，初春时候，母亲常把田间的紫云英割刈回来，研碎之后稍微地煮一煮，再堆积在大木桶之中，作为猪的青饲料。大桶之中，即有悠悠的青气飘荡。这种青气，白茶都有——福鼎的白毫银针也有，白牡丹也有。

月光白，主产区在云南，用的是普洱的料子，白茶的工艺。小云告诉我，这茶也是在夜里就着月光采摘，晾也是晾在月光之下，故其尽得月光滋养。月光是阴柔之光，也浸透中国古典诗意的光，这白茶的制作，又只有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，这与福鼎制作白毫银针都以日光萎凋不同，月光白却是不见日光，只有月光的淘洗与浸润，月光如水，月光白也如水，散发着隐隐约约的光。

小云是大理人，家在成都。洱海的海月，苍山的雪，我想起在大理喝茶的时光。有一次离开大理的时候，出租车在洱海边奔跑，窗外的天真蓝，云真白，景色鲜透得很，如这白茶的茶汤。到底是云贵高原，这白茶的袋子上有一张标签，写着“海拔2132米”。此茶来自临沧市凤庆县，凤庆也是滇红之乡；阿尔卑斯山的山峰之一，皮拉图斯山，海拔也是2132米。同一片天空，同一个高度，皮拉图斯山不知道产不产茶？

小云跟我说，她最近在努力写东西，要把两三年前就想写的那个东西写完。我觉得很好。喝了月光白，也等于开了光，那就写吧，别停。

到晌午或是夜幕降临时，才见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，牵着牛儿、扛着犁耙、挑着竹筐，陆陆续续回到村子里。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为了养家糊口，竹葵村的村民就像上紧发条的钟表停不下来，成天在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艰苦的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大山一样压着他们，可他们坚强地挺起脊梁，扛起岁月的艰辛，托起生活的重负，没有听到怨言，没有见到叹气。生活是苦的，人却很快快乐。月色清明之夜，村民们三三两两聚集在马家或是黄家，男人们抽着水烟筒谈起各自耕田犁地的趣事，女人们专心致志地捻棉花纺棉线缝衣裙，孩子们则在周遭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村子里其乐融融。

大概是十三四年前，村里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，那些曾经帮助竹葵村人抵御强盗的刺竹，齐刷刷地开出了如雪一样的花儿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大家都惊呆了，弄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。村子里有个百岁老人，伤心地说，这些刺竹要死了。果然第二年，这些刺竹全都枯死了。大家在难过之后，开始在原先的刺竹地上开垦荒地种植各类果树。如今的竹葵村，硬化道路通到每家每户，晚上路灯通明，人们出行，从最初的双脚出行，到骑上自行车摩托车，现在小汽车也上路了。住房也从最初的茅草房到红瓦房到如今的楼房。

今年春节我回竹葵村过年，见到侄子阿荣操弄着新买回来的耕田机。见到我，他脸上笑咪咪的，明显乐着呢。我立刻意识到，祖辈父辈们牵牛扶犁耕地的岁月，在他们这辈人的生活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竹葵村变了，它在春风春雨中变得多姿多彩。过完年回海口，我特地到村子外头拍了一张照，只想在岁月的变迁中留下一份记忆，记住家乡的明月，记住家乡的绿色，记住家乡挺立起腰杆的人民。

春，乃一岁之首也。自上古虞舜时期开始，中国历朝历代就有岁首祈岁祭祀的风俗，春节由此演变而来。

人在恍惚之间，发现时光悄然隐去许多剧目，而今已近花好月圆的元宵节，再回首春节里“兵荒马乱”的忙碌，竟似一曲春之鼓瑟鸣和之声，催得万物生新芽。

在民间，还流传着“年”的故事。传说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“年”的凶猛怪兽，长年深居海底，每到除夕爬上岸。为躲避“年”兽伤害，人们纷纷逃往深山。后来人们知道，“年”最怕红色、火光和炸响，由此想出了一套过年的方法，以趋吉避凶保平安，后形成了春节。

春节，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广袤的历史大森林里年年飞来的喜鹊，衔枝报春，成为国人脉脉相承深植于心的自然而然。俗话说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每年自腊八这一天的起，就像春首在天地牧场上吹响了悠扬的牧羊笛，一群群羊儿便自发地催动，撒欢雀跃着，去赶赴这一场浩大的盛会。

春节，恰似一篇青梅煮酒的诗章。前言是发酵酝酿。

大扫除、买年货、置新衣、理发型、添摆花草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一套自动运行的程序，环环相扣，不能有一件落下，否则就会觉得这花好月圆的拼图缺了一角，心里猫抓似的，必补之以以后。不管你的生活是兵荒马乱还是平湖如镜，在这匆匆的绿色里，会有一种细微的情绪如老树粗糙的灰褐枝头上冒出的一点芽绿，是一抹新生长的欣喜。而远方的游子，归心似箭，早用乡愁打印成一张张机票车票，等待着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

序章是提壶闻香。到了大年三十这天，家家户户贴红对联，贴门神窗花，挂红灯笼，张灯结彩，杀鸡宰羊，祭祀祖先。

在我的家乡——祖国最南端海岛上的西南一隅，祭祖是隆重且必不可少的仪式。祭祖在晚餐前进行，从开始至礼成约半小时，众人可祈愿来年平安如意。

小时候，并不能理解祭祖的真正意义，只是看着长辈们虔诚，便也不敢怠慢。现如今，人到不惑，经历了人间悲欢离合之后，才明白，长辈们是在以这样一种形式纪念和感恩远逝的亲人们，那千丝万缕的牵系和思念随着淡淡的轻烟，飘入另一个未知的世界。

历代先祖们在岁月的长河里行舟，闯过了多少急流险滩，穿越了多少疾风骤雨，才能将生命之舟传承给我们。这一叶之舟，盛载着先祖们的血汗和欢笑，凝聚着先祖们的智慧、贤德和勇敢精神，是先祖们为我们铸造的最珍贵的礼物，亦将载着我们继续前行。

《史记·礼书》中说，“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”；《礼记·坊记》中说，“修宗庙、敬祀事，教民追孝也”。意思是说，自然界给予我们衣食来源，先祖给予我们生命，所以要根本感恩，报答的方式便是敬天祭祖，这是行仁孝之道。仁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，是百善的根本，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。冯友兰曾说，“行祭祀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，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，所以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后期，我五岁。记忆中，母亲从那时候开始，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她离开人世的二十多年间，每年过年时她都郑重地做年糕，尤其病重那年，她还坚持在大年三十那天中午之前把年糕做好。她说这是守年俗，是默默憧憬无限美好的愿望。

在老家村子里，做年糕已有多少年历史，母亲并不了解，但她深知，一定选用糯米粉做年糕。母亲记得，老一辈的村民说，糯米粉有黏性，用来做年糕就能在新的一年里，将平安、吉利、好运等粘得紧紧的，留在村里，留在家里，留在每个家人身边，一年四季，每月每日，康安顺利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叶，老家的糯米粉靠手工制作，一般在每年大年三十的前几天完成。那时候，糯米粉制作一般由女性来承担。母亲勤快，总是选在靠前时间段制作糯米粉。她说，“一定要做的事情，早做比晚做好，时间较足，做不好还来得及改正，叫人放心。”制作糯米粉是一件苦力活，得先将糯米在凉水里浸泡一段时间，再放到石臼里反复春碎成粉。糯米春碎之后，过米粉筛子。能过筛的糯米粉即为合格的，过不了筛的小小米块得重新放回石臼里春碎。如此反复，直到全部过筛为止。

村里人手工制作糯米粉时，很少有单打独斗的，更多是邻居、朋友、亲人一起互动互助，因此大家均在辛苦并快乐中完成各家任务。刚制作出来的糯米粉湿度较大，母亲总是及时晾

民间词语

春之声

■ 琴晴

礼的意义是诗的，不是宗教的。”一个人对祖先尚不忘本，尚能感恩，对于近在眼前的父母师长们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？

开篇是玉碗盛来琥珀光。大年三十祭祖之后，一家子便围炉吃团圆饭。这情境，古代的赵显宏就曾在《满庭芳·渔》里写着：一家老幼无牵挂，恁意喧哗。新糯酒香橙藕芽，锦鳞鱼紫蟹红虾。

杯盘罢，争些醉煞，和月宿芦花。小时候，对守岁的印象是在乡下小庭院里，月朗星稀，大家围炉夜话。我穿着妈妈新添置的碎花小衫和毛绒红外套，扎着两个羊角辫儿，依偎在家人身旁，听着东家长西家短。今年谁家种甘蔗卖了好价钱了，谁家的大姑娘嫁人了。最有趣的是叔叔伯伯们说起当年艰苦生活中的往事，有一些仍记忆犹新。

有一回说到，奶奶生育了十个孩子，有一年发大水，奶奶爷爷急急忙忙带着孩子们逃离。大的颠颠跟着睡，小的肩上背着手里抱着，逃到半途，点人数才发现少了一个，慌忙折转回去寻找，被遗忘的五叔正在床上睡大觉呢。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好不容易炒了一盘猪肉，切得极小块，但只夹了一块，然后一低头一抬头的功夫，盘里已空空如也。大家便笑成一团，又感慨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还有一回说到捉坡马的故事。坡马是一种蜥蜴，两三个手指粗细，放入炉灶下的柴灰中烘烤了吃真是无上美味，让我至今垂涎欲滴。春天，小雨过后的山坡上，是最适合捉坡马的。因



《家园》国画

陈新华作

的年糕就稀了，少了蒸不够火候则年糕生硬。

看到母亲向灶台里添加枯叶或稻草时，我就像小鸡一般在母亲和灶台边转转，看着锅盖上升起的薄雾，想着锅里香甜的年糕，馋得喉咙像伸出手来，每一秒都在煎熬着呢。灶台大火敞亮，照着母亲那蜡黄、清瘦的脸，像一抹揉打的秋菊，但母亲那眼里依然泛出星星点点的光亮。

后来，我发现了母亲每年做的年糕都是圆圆的、黄黄的、甜甜的、厚厚的。有一年大年三十，母亲凌晨三点多就起来蒸年糕，这时，我睡不着了，慢慢地移步到灶台前陪母亲。母亲知道我是流着口水来的，便说：“刚刚烧火，没那么快蒸熟，睡觉去吧。”虽然知道年糕蒸熟的时间还较长，但我还是将等待进行到底。

母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生的，挑过轻轻重重的担，干过粗粗细细的活，怕过长长黑黑的夜，流干咸苦苦的泪……没上过学，没读过书，但母亲有“文化”，这也许是村里老人传承下来的。母亲并不知道年糕的来历，也不知道村里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年糕的，但她说，老家年糕形状圆圆的，就是祝福新的一年里亲人团团圆圆，美美满满；年糕味道甜香甜香的，就是祝愿新的一年里亲人甜甜甜蜜，和睦相处；年糕用红糖水调节味道，蒸出来颜色呈金黄色，就是祝愿新的一年里亲人招财进宝，生活红火；年糕是厚厚的，就是祝愿新的一年里家人身体壮实，平安健康。

诗路花语

追寻春的信息

■ 倪俊宇

我透过露珠，寻找忙碌的早行身影
一双翅膀追赶着晨曦
一朵朵绚丽
是一个个指路的灯盏

哦，扇动的翅膀
激发山岚与阳光的灵气
生动坡壑、田野与溪流的风景
翩舞的弧线，写下不懈追求的诗韵歌谱
意境是多彩的斑斓

春天，迎接它以灿烂的笑靥
沿着花瓣弯曲的路径
它看到季节的脚步
穿越多少寒风多少冷雨
才抵达甜蜜的内心

一次次欢悦的相会
一次次深情的亲吻，此刻蜜蜂，这辛勤的追梦者哟
诉说着对春华与秋实的憧憬，也诉说着对苦与甘的生动诠释

春风沉醉的故乡

■ 林杰荣

村野的篇章
恬淡的春意打开一扇梦的窗
田野中挂满凝露的新芽
水灵灵的吹弹可破
似是温柔少女灵巧的双手
绣出春暖花开的怡人风光

喜鹊啼早
唤醒烟雨朦胧的村庄
辛勤的老农正在翻犁耕地
翻犁着脚下这一片
祖祖辈辈扎根于此的土壤

厚重的土壤
是一部平凡而又宏伟的史诗篇章
它承载村庄古老的辉煌
续写着村庄未来的希望

和鱼聊天的小男孩

■ 李其文

鱼，在离开水之后失去记忆
它们身体已僵硬
唯有一条还保持最后的跳动
他爬上厨房里的垃圾桶
从洗菜盆中抓起一条鱼
抚摸着鱼身、鱼尾、鱼眼睛
用不完整的词句和鱼聊天
我摸索，在他的描述中——
死去的鱼得到安慰
死去的鱼是活着的

但我还不能告诉他：
鱼在沸水里的样子
鱼骨的硬度

不褪色的花朵

■ 曾洁

小时候，父亲开拓一块荒地
春天，播种南瓜。种子一点点萌芽，破土而出长出叶子。藤蔓向上的活力与美于安静之间，呈现倔强与执着晨曦。落在浅黄色的花朵上染出柔和而又清丽的色泽至今。萦绕在我的心头，永远不会褪色父亲。把篱笆围的一棵棵树，站成一片森林南瓜花朵盛开，更娇媚。东篱下，结更多南瓜夜空的一轮明月照亮萤火虫和星辰，一起发光岁月的流年。载不动，一朵花的盛开眉清目秀的青春飘落，在南瓜花绽放的心事里



投稿邮箱

hnrzbzp@163.com